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

詳校官起居注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履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王增賢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

餘姚黃宗羲編

傳十四

儒林

陶菴先生傳

高攀龍

陶菴先生者歸子季思也蘇之崑山人名子慕字季思其父故太僕震川先生諱有光歸子兒時即有至趨嘗掛酒衣帶間見一卉一石佳者輒引酒自賞自餘童孺

所弄一切睨視無所屑及長苦心為文詞醜味沉情而  
出之以輕聲遠度飄飄乎如被濯于醴泉甘露而蕩以  
清風被以鮮霞者辛卯舉南畿乙未從京邸交於嘉善  
吳子志遠過錫山交於高子攀龍三人相得歡甚時高  
子築室於蠡湖之上曰水居吳子築室於祥蕩之上曰  
荻秋歸子既三對公車不第又兩喪婦得羸疾築室於  
崑之西村曰陶菴三子遞相過從几席湖山衣被風月  
飲食圖史見者以三人相對一室終日默然自怡而不

知其所事也然歸子病相尋不已遂屏跡陶菴陶菴者  
縛茅為屋插椽為墻屋後樹梅庭藝菊祀室中張一琴  
書數百卷一爐一樂囊一瓶粟他無長物歸子鼓琴讀  
書宴坐默識窮天地之無垠察品物之有自陶然不知  
身之病也時復行吟溪畔覽物從容作小詩自娛客至  
煮蔬沽醕而已歸子自居陶菴不與衣冠之會不詣府  
縣不受當路問餽不為宗黨爭訟伸白不為子侄應試  
干請雖甚貧養其子之孤者養其弟婦之寡者雖甚病

於人倫事未嘗偷惰少孤事諸兄友愛特至平居無疾言  
遽色農夫牧豎相與依依如儕伍周念童僕如子弟其  
病愈久其學愈進客有至陶菴者登其堂未見其人  
知塵念之從何去也見其人未聞其語不知和氣之從  
何來也飲食焉笑語焉退而慨然以嘆油然以思人人  
覺其形穢不知心腹腎腸之胥易矣此所以為陶菴也  
或問高子曰歸子何以願學陶也高子曰嗟乎使歸子  
而得志所謂斷斷休休者其人與而以病廢所自饜足

者東籬南山之味而已此誠天下高士也而使歸子以高士名則世之不幸也崑山令王公時熙嘗造歸子屏騶從載酒榖而往歸子欣然納之清言彌日時以為白衣之致及卒學者稱為陶菴先生而以傳屬高子高子謂吳子曰惟子則能傳歸子矣吳子曰子弟傳之凡人之美人懼溢歸子不懼溢天下之美備是矣高子曰予懼子之得其邪郭而遺其神理也吳子曰不然歸子如水壺內外瑩徹其邪郭者其神理也高子曰善夫

吳子之傳歸子也歸子有一子名奉世歸子遺言教  
奉世曰人能親近賢者雖有下才不至墮落吾無以  
貽汝貽以此言歸子得年四十有四其卒以丙午十二  
月二十日

宋教先生傳 郭萬程

今稱說教先生者豈非哀趙忠定之詩律哉或曰揭之  
通衢或曰賦於三元樓壁縱筆酒三行而壁已昇去或  
曰韓侂胄不之罪或曰大怒刊章追捕編管於嶺南至



其敗乃登第或曰亟亡命走閩或曰因是遊寓遂贅居  
崑山蓋二三其說皆大謬不然者矣先生名陶孫字器  
之福清縣人也其父閩縣人父贈承仕郎夢於陶穴中  
見二人夾而與之子母孺人陳氏陳祖於陶正因而名  
陶孫焉少貧僮以材自奮淹貫載籍為文立就嘗曰  
蟠胸一萬卷落筆五千言言皆奇奧而氣骨渾壯嘗遊  
於潮潮人爭執弟子禮淳熙庚子年二十七鄉薦第一  
律賦海內傳為式下第客吳中而從者如雲巨室名族

率虛講席迎致已而入太學皆以通儒宗之時少壯發憤而多鳴之於詩率本忠孝性情未嘗一主於譎刺紹熙甲寅朱文公在經筵本趙忠定所薦韓侂胄構之以難立講予祠先生送之詩言當年靈壽杖只合扶孔光蓋知忠定亦從此殆矣至慶元丙辰忠定死謫所作甲寅行哀之語不涉侂胄且藏稿不輕出或為律詩托以行無敢聞之侂胄者京尹丞趙師弄輩望風旨急速捕乃微服變姓名不知其所之事白而第己未進士自鄉

薦至自落魄二十年初主海門縣簿開禧未仕曹敗詎  
其登第八年矣嘉定初教授漳州州守趙汝諧負詩律  
無對壘獨與唱酬而待以賓禮辟戶通學宮以便其往  
來因廣宮門復侵租而佐汝諧大得士秩滿辟酒所幹  
官改廣東轉運司主管文字時師孫長孺性峻或嫚罵  
僚吏先生既負內美勃若摩雲衝斗而長身龐眉昂昂  
出意表當交際間且機疎語簡故不知者以為亢倨耳  
然起蹇涉憂患明練世務歷官多可書則雖嶽嵒道固

委蛇也長孺知其質直故見必致敬改平海軍節度僉  
判兼南外宗正簿而不樂往州檄急之竟謁告去常平  
使者推聞其名行部至州怪其已歸因言可予祠寶慶  
元年轉承議郎賜緋魚袋主管華州西岳廟臺疏鑄一秩  
年七十二矣生平篤孝友娶崑山沈氏嚴之如賓奉祠  
之年適甫悼亡室無妾媵躬執炊爨爨稍有俸錢買田  
二畦築室一區雖自釋驕遲回為貧凡二十六載其修  
正儻如也異時交遊類當世聞人至是旁落將盡而獨

深居簡出客至從戶內搖手謝絕之新進晚生少覲其  
面所與往還者同里林文隱公遇連江李清忠韶莆田  
劉文定克莊二三君子而已間有佔俾則之寂寞之野  
時謂金壁易求其片言難致也然詩名益重託者益衆  
故江湖集又出而有詔毀之矣其所著多未詮亦不敢  
行於世卒年七十四紹定己丑子農師合沈氏葬祔東  
阜先塋劉文定題曰曜菴教先生墓其銘議郎之秩華  
山之廟既嗇於少復奪之耄卓哉曜翁疇昔自號揭之

碑顏以配貞曜今郡縣志其墓苗裔居故地守之士子  
則俎豆於官因舊聞而稱說之矣然先生質行其蘊藉  
蓋如此今遺文真者僅僅一二代都善名理而世則多  
其言詩云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  
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餓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  
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  
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齟  
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

九走坂駿馬注陂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事  
事皆實元微之如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  
夢得如鏤水彫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  
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  
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  
斷劍卧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酬獻秩如時有談  
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曉孤吹李義山如八寶流蘇  
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宋朝蘇子瞻如屈注天

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厚歐公如四瑚八璣正  
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絕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黃  
魯直如陶弘景入官柝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  
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  
弱陳無已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  
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  
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  
後世莫能擬議是其詩評也而他作可概見矣縣之著



述頗多先生其卓犖乎哉往志翁績字熙載漆林人也元豐五年特科為奉議郎政和末上書言夏人無故請和金人趙良嗣董才來降生邊隙乞斬二人篤信好不報遂飄然南歸渡江老於白嶼之上宣和初年童貫使熙和經略使劉法帥師伐夏敗死貫以捷聞績以詩弔之曰千里寒沙遺白骨一番新鬼哭黃雲偷生同惡終相蔽安得忠誠達聖君時蔡京當國詞傷質直不恤也著有天山十議鄭首者字晉信始家三山

遷於縣前強記能文新頒通鑑有鬻於門一夜輒默  
識之鬻者驚納為贖宣和二年年十九魁鄉薦南渡  
大赦首以赦文不文而別撰之遺弟子二百人馳宣于  
水南山下躬教縣官跪拜狀鄉人借地架屋首戲答  
之曰疆土日隘矣無可以借者為奸人所告賜死臨  
刑天黑太史奏東南文星墜赦之無及矣所著有六  
經解榕溪集亡傳焉

郭萬程曰以予觀於教先生而翁熙載幸矣若鄭

晉信者教先生其幸哉晉信或以譎刺而受譖懇死  
罪其非罪乃赦志言文星者謬也倘教先生不免視  
此其何如耶

宋林儒學傳

郭萬程

福清縣西溪宋稱儒學云閩時林適居其間後徙於吳  
皆以儒學名坊吳志以林槩在國史儒學傳而然則失  
其故矣林出莆九牧葦生恕恕生適為福清縣尉因徙  
居焉適子奉禮郎仁侗仁侗子仲雅年十四能誦詩宋

大宗召見授奉禮郎累殿中丞娶鄭氏生高字子羽大中祥符八年進士為欽州推官徙漳州泉州興化軍以父母春秋高踰二十年終養乃出知廣德軍建平縣多盜能使獄無一囚遷祕書丞徙蜀縣以疾辭遷太常博士以子槩代蜀官槩字端甫幼穎悟年二十四舉景祐元年進士禮部第一登甲科第九為祕書郎當代之蜀而改知剡縣多宿滑捕逐殆盡邑屋相戒今年雖少不可犯也改知長興縣大饑富人堅蓄踊價槩乃出俸米

庭下召富人長老諭之曰人饑甚我不忍食爾不宜飽  
且能賑者蠲役而得衆粟以飼不能至者勅吏廩其家  
時他境多流亡獨其所治無虞縣未知學為開鄉校置  
生員躬訓飭之日出而往夜乃歸由是登科接踵轉運  
使狀其治行第一康定元年以大理寺丞出知連州州  
當廣南邊郡難治數被流賊其屬山陽有湟關焉秦尉  
佗聚兵自守漢武誅建德兵出桂陽下湟水故地也檠  
曰嗚呼湟關一塗也佗始此限中國復此通百粵何其

無常守哉乃知山河表裏有阨有會通塞在人不在  
運華夷内外有臣有畔逆順在此不在彼銘曰毋怙  
侵伐以尚武功毋僥得喪以為汚隆爾教爾育爾勤爾  
恭舉億兆姓納之心胸關河帶芥敢噓其中而選蠻籍  
土民柵要衝購徭人使守禦由是流賊不敢犯又上封  
事言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  
不予權而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  
亦必屢戰而屢敗請附唐府兵之法四斂一民部以為

軍閑耕被甲皆兵因命其家咸得蓄馬私乘休暇官為  
調習不報徙淮安軍又言蜀饑願罷川陝漕發常平粟  
代民租募富人輕粟價除商旅之禁使通貨相資所至  
有善狀慶歷七年遷太常博士召試學士院拜集賢校  
理以歸省親卒於道年三十六自幼警敏好學忘寢  
食所著有史論百篇辨國語四十篇雜著六百餘篇高  
自以子代蜀得知武進縣改高郵縣時除屯田員外郎  
自陳曰臣有子先臣而亡臣當州判老矣願監泰州稅

至泰而請老天性慈惠毀譽不動好義薄利善與人交  
少同學生習章句獨持孟子韓文曰此可以為師矣故  
著書數十卷其言多似孟子終年六十九時槩諸子幼  
高夫人黃氏同縣人也携諸孫獨栖吳旁無支親斥賣  
簪珥以資經理惡衣服而置田宅塋兩世於寶華山自  
子始就學固嘗夜治絲枲居其旁教督至是嚴課諸孫  
如昔有不中程扑之故四孫登第皆出於少俊希旦同  
登嘉祐二年進士四年而邵顏登越八年夫人乃卒嘗



謂諸孫曰吾追事祖姑而弄曾孫保有汝家起於既墜  
吾死不恨矣附葬於夫之兆劉劬曾鞏志之而稱其賢  
智焉希字子中別頭省試第一歷同知樞密院謚文節  
邵字才中寶文閣直學士贈太師謚正肅顏字仲和中  
奉大夫直祕閣光祿卿贈少師故仲雅以贈少保高贈  
少傅吳國公槩贈太師嘉國公而希史有傳及顏多貶  
辭其獨稱者旦旦槩次子也字次中初為象山令以文  
學為政邑人有割股療其疾蓋大得民心如此由著作

郎主管南常平擢太子中允熙寧三年擢監察御史裏  
行不五月上書曰王安石以李定素出其門聽其不服  
生母喪擢在君側為崇政殿說書遂使朝廷之上經筵  
之間真一不孝之人何以儀刑天下以此罷守故官久  
之幹當奏院陳繹領門下封駁文撫其前論罷之累年  
乃僉書淮南判官入為太常博士工部考功司員外郎  
元祐元年拜殿中侍御史甫蒞職即上疏曰廣言路然  
後知得失達民情然後知利病竊見去歲五月詔求讜

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名雖求諫實欲拒言約  
東丁寧使不得觀望迎合犯令干譽終之必行黜罰以  
恐懼之於是人人知戒言將出而復止至再再申諭方達  
天聰聞初詔乃蔡確章惇造端其辭盡出於惇今二人  
既去餘黨常懷醜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折邪謀  
遂論呂惠卿鄧綰既罷揚州猶淮小郡之民奚罪焉乞  
投散地以謝天下又言近彈王中正石得一等雖已薄  
責得一所任肘腋小人如翟勅之徒亦宜編削詔並降

諸郡營校又論崔台符賈種民舞文深酷之罪皆逐之  
大抵所論皆反希顏之所為也出為淮南轉運副使歷  
左司郎中祕書少監太僕卿終河東轉運使子虛少穎  
悟絕人伯父希獲古鏡背有龍朔二字虛從旁曰唐大  
帝時物乎希異而稱其文名當繼祖遂以德祖字之孔  
常父掌揚州學虛年十七試冠諸生會神宗遂罷尊號  
坐客或論尊號所起虛避席對曰宇文周宣帝生號天  
元唐高宗自稱天皇自是美稱寔多矣常父遂擢為都

講不受元豐中試太學第一後試賦屢高等而連黜於  
禮部且當任子處遜其弟膚且不許處即取膚名上之  
會詔必以序乃詔書諫官曰處當以廢病自棄矣膚乃  
得入仕且卒於河東處扶喪歸葬盡禮登紹聖四年進  
士教授常州時方三舍取士州士籍者千餘人皆身為  
勸率焉大觀三年廷試常士選者五十三人上賜特詔  
轉一官州立進賢坊榮賜亭侈之在職六年用從官薦  
不詣政事堂遷揚州教授擢河北西路提舉學事陞對

上首以久歷師儒顧問甚渥且使徧行所部推廣風旨  
慮奉詔請加錫鄒充二國公益捐解圍歸學除開封府  
左司錄以府尹不之禮請老夜自書牘旦報可家人乃  
知即日出國門士大夫奉餞不及既歸不入州縣無一  
言及時事為人強敏有志操錯綜貫穿文敏速暢而有  
抵宿凡所欲為則自信不疑晚好浮屠外生死說不食  
肉十四年始疾即不命醫藥逮卒弗亂年六十六居  
大雲坊而號大雲翁集因以名凡百卷有易說書義禮

記老子解神宗聖訓十卷西漢詔令十二卷附父墓博  
士鵬膚字碩儒坐元符上書而陷于黨籍其時希已死  
至崇寧四年還上書流人而邵子攄如遼報命歸而貶  
矣攄字彥振以蔭特賜進士歷左丞中書侍郎申贈開  
府太師史有傳多貶辭希子虞元祐進士後試宏詞第  
一歷祕閣修撰是後登第者光祖槩子雄之孫也為縣  
令世于閩者高弟商之子開尚之子棊同希旦登進士  
南京少尹孫摯進士儀曹林氏凡以蔭補官六十人鄉

書奚啻百數在吳為最盛閩今多喜稱其後焉

郭萬程曰林氏之盛吳門稱焉然槩死而後寓之則八子非吳產其孫十二人而吳產者衆矣若希據位宰執豈不翩翩然而貶於史氏不足為家聲重余觀古靈薦豪稱希與鄭俠之列其治五州亦多善狀伊洛諸儒則稱其祿隱之言據以唱名坐貶乃其所讀固是也陸務觀稱之為有王陵少戇焉而皆為章惇蔡京所點是故君子慎所與矣獨旦象賢不黨於昆弟尤難即二



子者亦豈可少乎哉

宋福清儒林傳

郭萬程

自司馬傳儒林宋又立道學者福清縣一人焉王蘋字  
信伯其先縣剝上人也自唐水部祭之八世尚書郎伯  
虎州教授伯起皆世其文學從弟仲舉徙吳生蘋伯  
起遣之從程子於洛得高第之學若楊時者居多時  
曰同門後來莫踰伯信者紹興以白衣賜第終朝奉郎  
居平江而塋長城詳在吳志傳中閩自時載道而南傳

羅從彥李侗至朱熹其宗為盛而私淑蘋傳莆侍郎  
林光朝光朝聞陸子正得程門尹焞之學而又與之遊  
及呂祖謙張栻朱氏並鳴為先輩而號南夫子歸莆以  
講於東井紅泉間閩之洛學又其宗也在福清者白衣  
新田林子充長於性學有指南集三卷詩文二卷論五  
帝而繪為圖其論語詩五十首侯官林之奇引之伯起  
友也紹聖進士林處字德祖終開封府左司錄有易說  
義禮記解則寓居於吳元符進士場前倪登字彥及者

有論語解宣和收雲中而沒於聘使特贈太中大夫  
宣和鄉薦鄭首六經解以罪死而書廢皆宣和先殞  
者當殞之時宣和進士大壞黃祖舜紹興上論語講  
義十卷帝令國學鋟行朱熹引之其解他經凡數萬言  
紹興進士二人余玩黃顏榮字全仁有六經解莆人多  
宗之稱蘄山先生上井林栗傳其學有易春秋論語  
說白衣林文昭字宗範亦上井人有論語解一卷松林  
許天瑞家貧不娶與弟人瑞以道自樂解論語六經

莆及泉士稱二許先生皆相友教以解經列儒林未聞出於蘋其涉福清以教則始於光朝光朝俠婿也故常往還而過翁亢之家亢字柔中號荔枝臺能詩隱居教授光朝每嘆此翁五十年丘園而城市鮮知名者從子昭文圃非時得荔枝其母曰豈有嘉客踵門耶頃之光朝至因名為荔枝紅亢與昭文漆林世家皆豪傑士而為相引重門人可致者五人楊林魏几字天隨以克已復禮問答曰五湖明月因以穎悟賦丹霞夾明月有

半白在梨花之句人以半白梨花郎目之又有二盃阿  
盃林氏字載德小練人問六經根源無所入苦心而欲  
投江光朝稱之為魚鹽中膠鬲叔盃陳氏不知何許人  
少從於紅泉出揖客而客頽然光朝曰心不負人面無  
頽容叔盃悟而自戶遂以行義名在海口者曹方賢而  
早卒

林亦之字學可網山人也徒居海口之曲維盛年挾策  
遊四方卒以不契去又將謁光朝齋宿與客語夜半

聞息入而驚寢者光朝曰寢與人同夢乃自作遂大喜吾得師矣自此事之三十餘年光朝席下歲率數百人蒲劉朔為福清賢令而顯貴相望然言高弟必亦之以也光朝卒亦之嘆曰程氏寥寥乃有先生自六經絕筆而此為獨悟百年宇宙有君子者吾得而師事之百年宇宙無君子者吾不得而師事之其憾何如也而哭之如父忌則哭其墓朱熹早年過莆與光朝語喜躍忘寢食至是再過嘆莆無能為之

嗣甫推亦之嗣講席光朝之學一本於躬行言動必以禮超然不喜著書亦之戶外屨幾半於師矣或勸著書答之詩曰講學紅泉不著書只將心學授生徒趙汝愚帥閩辟入東井書堂待以賓友之禮上其學業於朝命未下而卒所著論語考工記毛詩莊子解多門人所述惟詩數卷及玉融志其筆也子聞字綺伯客死而遂絕莆中劉克莊少師綺伯而稱亦之曰光朝之文峻潔古與人能之者鮮詩自宋來第視經義而為有韻者爾

光朝始好深湛而加煅煉焉有累月經歲繕一章未就者亦之之文酷似其師詩律高妙絕類唐人疑老師或辟之他亦稱是焉學者稱綱山先生一曰月魚先生有夏良規者字道矩有論孟六經解不知其世亦海口人也

陳藻字元潔侯官水西人而僑居于橫塘距海口不半舍初從亦之於綱山又從於紅泉時陳叔盥授詩於光朝與之讀國風於古寺吟諷累夕俄至采蘋掩卷而



泣頓得中庸之旨叔盥喜告亦之而遂以見光朝曰吾  
常語若詩不歌易不畫無悟入處而今於是尤信吾詩  
不亡矣乃受其拜而接之如孫藻為通儒遂嗣亦之講  
席開門授徒至泛游江湖崎嶇嶺海積鏹百千買田數  
畝輒為人奪去其困甚亦之焉視昔遺逸阨窮之士若  
墨翟之悲韓非之憤虞卿之愁梁鴻之噫可為感時觸  
事之作者多矣而藻講學明理不汲汲希世入則課妻  
子耕織出則誘生徒結誦或拾穗而歌或舞雩而詠獨

志孔顏之樂學者稱樂軒先生時有林萬頃字叔度大湖溪下人也其解同聲相應曰蠶絲吐而商絃絕銅山崩而洛鐘應其聲同也磁石可以引針琥珀可以捨芥其氣同也氣同聲異天壤咫尺聲同氣異咫尺天壤平地而水濕者先濡水上而下也抱薪而火燥者先燃火下而上也龍興而雲從雲自下而上應者也虎嘯而風號風自上而下應者也水火燥濕無情而應有情雲龍風虎有情而應無情始藻聞其解春秋易意內

鄙之及見此章曰當北面矣藻解語孟章子杜詩自成一家言視亦之而加雄放劉克莊稱之謂猶百官宗廟焉為人墓銘云佛入中國祭禮荒胡生奏樂孤子狂里人化之不作佛事其衛吾道而巖異端如此亦之四十二藻七十五後死者四十年邑井聞見日陋張呂書在可以磔裂欺世故人能言之陸氏疑信間矣自光朝沒門人或更他師獨亦之藻篤守不悔至藻亦絕其門日微林希逸字肅翁號庸齋縣之漁溪人也曾祖昌言

及子介皆紹興進士俱通判希逸介任孫也家去莆三舍少從藻於紅泉既而走江淮其聞見益博端平之元解試省試賦魁入太學明年成進士甲科第四人為平海推官以清白稱淳祐中遷秘書省正字因對乞信言路早決大計慰人心上皆開納歷翰林權直學士兼崇正殿說書八年以直祕閣知興化軍藻死二十餘年矣嘗念林陳微絕既祀藻於家廟又白尚書禁二墓樵采歲時若遠歸必墓祭出處命祝史以告至軍下車首誥

學者自南渡後洛學中微朱張未起以經行倡東南使  
知聖賢心不外於訓詁者自莆南夫子始初疑漢儒不  
達性命洛學不好文辭使知性與天道不在文章外者  
自福清兩夫子始乃鋟其遺文為三先生集時莆祀光  
朝而謚文節矣至是併祀亦之藻為三先生祠景定四  
年為司農少卿舉亦之藻為有道士及林公遇幼承父  
澤奉親不仕乞褒崇之詔謚亦之文介藻文遠俱贈迪  
功郎公遇謚文隱進贈原官一官有司樹表書謚而祀

於縣學宮亦稱曰三先生祠春秋釋菜三日遣學職各一祀其墓公遇學兼朱陸著求心等錄語在石塘書傳而尤善言詩蓋藻之友克莊內兄也希逸初學詩藻得克莊詩語之希逸少七歲耳因而定交才名相軋至莆侵其集而序之為大家時之評者謂希逸文有楷範而邃理學優之克莊序其詩以宋自光朝三傳至希逸比之於師槁而華矣散而密矣嚴而紆矣搜索如象因之求珠斷削如巨靈之施鑿經緯如鮫人之織綃及其得

心應手也簡者如蟲魚小篆之古焉協者如韶鈞廣樂之奏焉偶者如雌雄二劍之合焉蓋非經義之有韻者也且曰吾當退舍矣文天祥稱其不戚戚得喪而言語文章足以詔令傳後是觀乎其大者終中書舍人所著有易講春秋正附篇老莊列口義攷工記解竹溪十一稿嗚呼閩自楊氏道南獨此可接羅李之宗惜時儒未深知至希逸亡傳且自道學興其辭命多鄙獨光朝之門斐然亦至希逸而亡子詠寶祐進士朝奉郎歷興

化倅國子監其從弟希道及族海者皆進士稱世家元  
初武夷熊禾申希逸之請祀三先生并希逸於郡學至  
正十六年知州申閔家奴為三賢祠於龍江書院祀亦  
之藻而及光朝為嘗至於斯也十九州桃村蔡復初舉  
明經為書院訓導少從龍江梅林所余大車學易受書  
又從惠安盧琦學詩孝友力義琦卒心喪三年欲立祠  
不果申閔家奴甚尊禮之所著有詩銘訓集子仕賓任  
賓洪武初進士



郭萬程曰言後學者毋論顏氏之子即王通之董常亦  
獨與於斯文然則亦之

闕

死一

闕

而與

闕

儒並行世所謂豪傑之士非耶希逸之於師未居魏文  
貞之地秉陳叔達之筆而在三之義無憾焉故師嗣雖  
絕其俎豆不廢且於公遇義則廣矣郡學祀希逸是於  
師席為不孤蓋聞風而舉之豈必及門家子弟哉

乾坤  
震巽

明文海卷四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一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莊永簪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一

餘姚黃宗義編

傳十五

忠烈

孫百融

方孝孺

孫炎字百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  
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為歌詩元至  
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

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  
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  
譁聲撼四鄰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  
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口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  
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  
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  
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為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  
以大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為可

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已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入上既才炎遂以炎為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敕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窠穴獠酋黠蠻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為天佑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為七八然吾觀其志

皆無以生民為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  
梗化未知朝廷意味者猶或握兵戲溝中自招誅滅主  
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  
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為  
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  
可翫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為良民炎復  
擇其勇健者練為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為衆所服者為  
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為農聞有小警即發一

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強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素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鈞至一二人問有才者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深皆為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



命者我人臣不用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  
諭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遂述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  
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畧無枝複基乃深欽歎之曰  
基自以為勝公觀公議論如此基何望哉炎遂致基於  
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  
叛襲炎炎被禽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終以生  
吾能為若用賀某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燭雁斗  
酒嗽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雁舉卮酒曰嗟乎我

乃為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  
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  
以死勿解引枕而卧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  
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甲辰贈徵  
事郎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  
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為賊所擒不屈死繼某氏子一人  
某女某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  
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傳于世

以垂不朽介某以請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間言炎詩十餘卷皆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益竒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為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胡應炎

高啟

胡應炎字煥御常之晉陵人宋樞密副使宿八世孫也父聰淮南節度計議官咸淳中應炎登進士第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巴延南伐師次常境知府王洙遁朝廷

以姚闓知府事復命將軍王安節都統劉師勇將兵雜  
守之間等至常見應炎喜曰君吾劇孟也得君敵不足  
破矣署節度判官應炎歸告聰及兄應發弟應登曰吾  
家世受國恩今戎馬在郊王室將危是吾立功之秋也  
父老兄弟當奉以出避吾身許國不得復徇家矣聰應  
發並曰吾與汝雖父子兄弟然于國則皆臣也圖報之  
義彼此同之豈可臨難而獨免乎乃命應登侍母及護  
妻子出城囑曰善避以存吾宗不幸城亡吾必死之今

與汝訣矣既應閻命即選民之壯勇者三千人自將乘城為閻畫曰吾州京師北門不可失守然城痺塹狹兵皆市人非素所撫循者而北兵銳且衆乘勝遠來其鋒不可當恐未易與戰也宜樹木柵傅城益調粟繕械為守計閻然之初洙遁時其客王虎臣盜郡印自稱知府詣巴延軍門獻之巴延不知其詐命還守常而遣兵與俱及城閻等已先至不得入反以民叛告巴延怒命元帥索多率步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炎與安節師勇分門

出戰各累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功上進直秘閣圍且久  
元兵多傷弊索多請益師巴延遂以西域諸部兵來會  
攻圍益急餉援俱絕索多以柵堅不可拔剽近野得婦  
人剗乳煎膏沃其上發火矢射之火熾柵焚又運機石  
擊樓堞盡斃食盡索多偵知之遣使呼應炎語諭師出  
降應炎罵之且截紙縷置盂中若湯餅狀者以筋引示  
之曰吾食甚足若欲得城需金山長也金山長蓋諺語  
謂無其期索多聞之曰能破城者金山長老也世呼寺

主僧為長老故云即趣召金山僧至軍問以攻城之策  
僧不知為計周行視城曰是城龜形也東南其首西北  
其尾攻尾則首愈縮其法當攻首從之城遂陷師勇遁  
閻安節死之應炎率民兵巷戰至孔子廟前衆潰猶手  
及數人力屈遂就擒索多讓之曰若即嘗多殺吾將校  
者邪應炎曰吾欲殺汝何將校邪恨力不及耳索多怒  
腰斬之時年二十七兵入屠城聰應炎皆被殺民匿溝  
中免者數人余為兒童時常聞父老言元兵取常時事

甚悉及壯觀史多所未載豈蒐采有失而致然歟抑著作有所諱避而弗錄歟或其事多繆悠初皆無有特好事者為之說歟是皆不可知也每竊恨焉近遇胡黼江上間為余言其祖應炎死節始末與余昔所聞無異斯固足徵矣夫以虎臣之奸索多之慘與僧者妄言而幸中其事雖微猶不可使泯况應炎之忠烈毅然如是耶因掇其語作胡應炎傳以補史氏之闕云

姚善 史明古



姚善湖廣安陸州人也字克一建文初知蘇州府蘇州承元季侈汰之後豪右田宅輿服多踰檢高皇帝制法整齊之誅夷狼藉譁者用是持其長短巧詐蜂起號為難治善明達治體周知人情嚴而不克容而不弛執而不泥簡而不遺煩而不苛又數請謁郡中名士錢芥王賓韓奕等訪問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俗化淳漓以因革之由是吏民皆顧尚廉恥好善趨義不復為非小大樂業化為善俗郡中大治號為天下第一芥初聞善命謂

使者曰明公郡將也芹誠以得見為幸然畏懼而不敢往也明公苟引下士之風請伺月朔詣學宮時為停須臾芹將往見也使者返命善許之至期先一日芹沐浴更衣適學宮夕焉坐以待旦須善至見之善嘗使吏餉芹祿米而吏誤送俞貞木家貞木往見善曰竊聞錢芹絕糧久矣明公此舉當以歸之貞木自揆不得濫受此賜敢辭善知吏誤遽曰鄉試欲餽錢先生將因君為紹介聊以藉手耳君毋容辭錢先生別有餽也賓家在陋

巷無妻子奴僕獨與母居善每候見賓輒舍輿屏徒從步趨至門以指扣門者三問曰何人則對曰姚善及賓往報謁輒于府門外投刺再拜而退善及知自追延賓賓辭曰非公事實不敢入爽隱于鑿聞善將來見之乃避于上方山善追至上方爽又泛小舟入太湖矣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後數因賓往請乃得見文皇帝稱兵南伐索太常卿黃子澄等甚急南朝乃匿子澄善所北兵日深善起兵拒之詔以

善兼督蘇州松江嘉興常州鎮江五郡兵馬未及戰為  
麾下許千戶等所縛并縛子澄獻于文帝皆劓之夷九  
族後有沈魯者以詩吊之曰倉卒勤王五郡兵南風無  
力北風鳴清忠自把巴湖月穢史何曾說杲卿聞者悲  
焉同時有王觀者池州人也洪武初以許觀中廷試第  
一後改王觀建文中知安慶府加侍中帥勤王兵屯江  
上文帝渡江知事已去觀乃衣紅袍自沈于江死之文  
帝即位詔族其家以觀妻配象奴行至大中橋觀妻止

橋上探懷中鈔授象奴給云買餅餌餉所抱幼女伺象  
奴去急抱女溺橋下水中又有周是脩者泰和人也為  
衡州紀善與纂修翰林文帝入南京日是修入應天府  
學文廟中自縊死是日有中書舍人聶同文因走迎新  
天子天熱走急死途中同文臨川人子大年以詩名

鍾恭愍公

程楷

鍾恭愍名同字世京吉之永豐人翰林修撰復之子復  
以文學氣節軋時輩居京師與劉忠愍連邸第忠愍諫

死時復以母老不與名恭愍趨庭稔聞正論復既歿勵  
學益深過廬陵忠節祠歸銘座右曰生不登進士第死  
不入忠節祠豈丈夫哉景泰庚午鄉舉辛未舉進士壬  
申拜遺州道監察御史臺論風采諤諤時天下多事凡  
大計輒敢言景皇帝既逾監奪嫡會所建薨憲廟逃潛  
邸倖侍擬必有所待恭愍則曰天下事無重于此者吾  
固不敢默雖然不可以輕言無補甲戌積陰晦逾日求  
直言五月四日適覘知敵情叵測因上章先敵中言父

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茲  
皇儲未建國本無依而敵警天變中外洵洵誠不可不  
慮也太上皇曩待皇上友愛甚周今上皇之子兄弟之  
子猶子也天資厚重亦無過舉誠可為宗廟社稷託伏  
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擇日行禮復其儲位仍選  
蹇諤之儒臣日侍講讀庶緝熙聖學用延祖宗無疆之  
休天下幸甚臣同昧死敢言帝不憚然重天變仍優詔  
報荅所言事理深有憂國愛君之心然事有難易從多

官議說後數日禮部郎中章綸繼以復儲言有旨鞠訊  
蔓辭連及並下錦衣獄命牢固監候窘辱萬狀逾明年  
八月南京大理少御廖莊亦先議及儲事至是以考績  
來上過憤其言因被杖左右曰皆鍾同倡論至和者再  
三同是罪首耳遽封大杖入狴杖至百腐腫逾六日死  
獄中時八月二十三也史作十年  
七日年三十二葬尸獄中土  
丁丑英宗復辟國子生葉華朱圭以為言贈大理寺左  
寺丞錄長子啟為國子生已卯得尸詔給衣棺馳驛歸



葬尋授故咸寧令以疾罷成化癸卯妻羅重以為請憲宗特命錄其仲越為通政司知事月給羅米一石丁未越以易名典請乃謚恭愍俾從事忠節祠

論曰景皇帝春秋方盛改建太子薨亦未幾復儲有論非所期聞亦人情也恭愍豈不知哉忠義憤發死不可畏天理人心不能一日泯然身死而義名益張厥後英廟復辟一時忠蓋効給豈非有所激寧忍死以立功邪恭愍死非死也方其在庠序隙地特出紅葵一本迥異

既葬冢木巢烏鵲產白雛者四而納諫章時馳馬出馬溝伏不肯去因憤曰死用我馬奚為馬猶迂回再四乃去復三日死厩中嗚呼葵衷捧曦以肇其祥雛鵲降異以昭其烈而馬之為主亦臣為其君者感之邪

靜學先生

黃綰

先生姓王氏諱元彩字叔英號靜學黃巖人小孤隨母嫁陳氏故亦稱陳氏居亭嶺今屬太平洪武中為僂居教諭陞漢陽知縣革除初以薦陞翰林修撰與正學先

後被召或云正學薦之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  
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  
定法制又曰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鋤強梗若醫之去  
疾農之去草急于去疾或傷其體膚嚴于去草或損于  
禾稼體膚疾去宜變其血氣禾稼草去宜培其根苗又  
論行限田法初在漢陽聞正學被召貽書曰子房于高  
帝察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時受其利雖親如樊呂信  
如陵勃任如蕭何不得間此子房能用其才也賈生于

文帝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短之此  
賈生不能用其才也入朝與正學期致身三代未幾太  
宗皇帝入繼大統先生正學死之先生募兵廣德將進  
遇尚書齊泰知事不可為遂退館于祠山作絕命辭曰  
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又  
書其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  
于後世以辭裹金置道士棺中夜沐浴冠帶經于庭栢  
月出犬吠皂隸啟戶視之則先生死矣道士以其棺斂

之葬于橫山道士姓盛名希年黃巖人皂隸上其狀妻  
某氏捕死于獄二女死于井余聞諸父老曰楊文貞公  
士竒為布衣主塾漢陽邛落先行部偶至聞讀書聲曰  
兵革之後久不聞此聲乃入其塾視之文貞避去見案  
上詩文題曰此公輔器也乃邀致薦之及讀文貞他文  
曰予素與先生相知審理之除實其所薦又與人手簡  
曰昨得王大尹文字讀之說理甚精且有法度愈讀益  
有味羈旅中何幸遇也又東里小傳曰文貞少遊湖湘

漢陽府學聘為訓導不就則鄉老所傳及簡所云乃漢陽時事府學之聘蓋亦先生薦之至入朝而又薦之又云鄉有張璣者嘗遊其門正統間歲貢為國子生文貞詢其後鄉吏引見待之甚厚後為定塚二州同知先生有幼子名某謫戍大同因璣語知文貞以百金與鄉人孟範訪得之又以金若干遺州教諭某人使教之久而無成返諸文貞又益若干金再使教之卒無成文貞抱之痛哭以金若干與而遣之不知所之孟範後為治中

亦云文貞薦之弟元默變姓名匿于京城商旅中鄉有金寬者識之告太宗捕斬之對其屍先生所著有靜學集傳于世

論曰先生與正學當興運懷經綸之志卒皆無成殉義以死及太孫聰明好古篤信儒術志欲以周官致治竟失天下而遁死果天命然乎人事然乎余于是益感君臣相遇之難又益信祖法之未可以輕議也讀先生胎正學書為之三復流涕者久之嗚呼識慮深遠矣

楊忠愍公

王樵

楊忠愍公名繼盛字仲芳其先口外小興州人州常被國初曰伯源者奉詔內徙為保定容城人六世曰富者生公年甫八歲使牧牛出過里塾見里兒讀書心慕之請于兄欲往兄曰若幼未能也公曰幼能牧牛乃不讀書邪兄異其言以告于父而聽之日受數百言四五過輒成誦年十八補邑弟子員踰冠讀書于邑僧舍恒至夜分不寢燈膏盡暝坐而思寒無襦起繞屋行令脛以



上微溫則復讀以嘉靖庚子鄉貢士舉丁未進士除南

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受樂律之學於關西韓公邦奇庚

戌秋闕犯闕京師明年公遷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會有

馬市之議公上疏論其不可大旨謂馬市者講和別名

也闕踐躪我陵寢虔劉我人民戎心無厭非一大治使

終身創不足以雪耻往下北伐之詔天下聞風鼓舞爭

出死力而朝廷一旦忘耻屈已以討號召天下而以和

終之豪傑之士誰不解體不可一也且邊鎮習于偷安

久矣自闕變之後方改觀易聽一聞和之說弛備自肆  
如故非惟積廢無起時而隱憂將不可測不可二也往  
者邊臣私通闕吏猶得以法裁之今互市決闕之限  
開通闕之門將來勾結生事啟釁更不能詰不可三也  
中國險易虛實為所習知用間于市不假遣謀而得不  
可四也又陳開市三事一欲部長諳達愛子入質二欲  
盡還所掠人口三欲別部入寇皆諳達保任疏奏世皇  
連三閱曰繼盛之言是也下八臣議八臣者內閣大學

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兵部尚書趙錦侍郎張時  
徹聶豹成國公朱希忠咸寧侯仇鸞也仇鸞舊鎮大同  
素通闕實陰主其謀上惑其言遂下公詔獄謫陝西狄  
道縣典史時謫官為上官所優多養高不事事公獨請  
事于長官于是上競以事委之事皆辦暇與諸生講學  
狄道多西番色目人習番經公擇教讀二人于圓通寺  
教以儒書番漢生讀書百餘人因而知向進者三十餘  
人邊氓以織褐為生苦于官市會有稱巡案遺市褐者

公執其人屬吏于是官市遂絕遷山東諸城知縣南京  
戶部雲南司主事刑部湖廣司員外郎調兵部武選司  
時仇鸞敗嚴嵩用事公上言方今在外之賊惟諳達為  
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  
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謂誅賊嵩當在勦敵  
之先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專政孰  
有過于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心不  
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是亦孰有過于嵩者臣敢以嵩

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為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罷中書丞相而定五府六部分釐大政載諸祖訓曰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嵩在內閣挾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堂司皆稟受其風旨內外僚出入必謁內自直廬禁地外至私第日夕其門如市輿馬闐塞衢巷至不可行都人皆曰詣相府也至士大夫皆號之曰相矣雖嵩亦以相自居矣吏部尚書百

僚首也非其腹心不用進退人材必關請而後奏嵩視  
吏部若其屬然吏部且如此况其他乎是嵩雖無丞相  
之名而陰操其實使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其  
亂祖訓之成法大罪一也內閣條旨雖先朝有故事然  
機事甚密而臣下不敢干上之權今陛下用一人嵩曰  
我薦之也宥一人嵩曰我救之也其或嵩之所不喜則  
或激陛下之怒以行其擠排或乘陛下之不悅而進其  
讒構于是使天下之得罪者畏嵩而不畏陛下歸恩者

歸恩嵩而不歸陛下此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使嵩票旨嵩又托其子世蕃代票世蕃又引嵩之義子趙文華等潛入禁地商議同票題覆方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合若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罪狀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票擬李本私問世蕃世蕃即自擬票使趙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他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又以子而弄父之權此其縱賊子之預政大罪三也

邊事之壞皆由功罪賞罰不明嵩為輔臣乃為壅斷之計欲令孫冒功于兩廣先置所親歐陽必進為總督平江伯陳圭為總兵御史黃如桂為巡按竄其長孫嚴效忠名于奏功籍中冒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斬首七級功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填替告併前功加陞錦衣衛千戶效忠嚴鵠皆世蕃養子足不踰閨閣而冒報戰功濫竊名器歐陽必進以是而入為工部尚書陳圭遷掌後府事黃如桂驟遷太僕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



賞之權以貴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諫官御史知而不敢言則以其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故也此其冒朝廷之軍功大罪四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被論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闕窺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賂三千金指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扎爾軍功世蕃亦藉以陞蔭嵩父子于時嘗誇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為所輕鄙嵩自悔以

為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賂露連累  
始互相排詆夫勾賊謀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誰  
邪嵩父子誤國之罪于是又出鸞之上矣此其引姦逆  
以幾敗國事大罪五也前闕深入兵法擊其情歸此  
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乃曰京邊不  
同勢敗于邊可拚也敗于京不可拚也且闕饜自退耳  
故汝夔傳令不戰陛下逮治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無  
恐吾密疏保君矣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為嵩所賣乃大

呼曰嚴嵩誤我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死紿汝夔也此其怯懦無謀欺罔不忠以誤軍機大罪六也黜陟者君上之大權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父子革任為民嵩于考察京官之時囑吏部黜其兄中書舍人徐應豐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父子降典史嵩于考察外官之時又囑吏部黜汝進夫汝進言官也

縱言不當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未有過也嵩  
乃以私怨欲再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  
何可勝數邪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  
人心賊嵩攘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大罪七也今府部  
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被撓尤甚嵩于  
文武之遷除不論人之賢否惟論賂之多寡其人到官  
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賂嵩為事將官既納賄  
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窮困有司既納

賄于嵩不得不濫取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偏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陛下之仁如天一聞四方水旱盜賊一人有不得其所為之憂形于色而嵩為腹心之蠹漸失天下之人心大罪八也先朝居內閣者如萬安劉吉焦芳之徒雖其姦諂無所不至然猶得政日淺旋被斥去近年以來未有得政如嵩之久者蓋嵩之柔忍機變尤獨工于逢迎刺探凡陛下之左右皆先用重

賄結納托以伺察聖意凡陛下宮中一言一動必密報于嵩輒酬以重賄凡事嵩得豫知陛下微旨所向以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但知嵩之每事能合聖意而謂之才不知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言路故用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章疏副本文華皆先送嵩父子私閱而後進少有干涉即為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夫朝廷設通政司以防壅塞而姦黨乃敢為壅

蔽如此大罪九也嵩既內外彌縫所畏者厥衛之緝訪而嵩于厥衛官徧結姻親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厥衛既親所畏者科道之言而嵩于進士莖仕之初知縣推官行取之際誘之以求知脅之以納賄皆使俛出門下及給事御史考選之時皆預識面有先容而後得之以陰絆其他日敢言之口既選之後或入謁則留之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贖或心所愛憎則授之論刺至五六年不崖異即陞京堂次則方面夫受

嵩之恩既如前附嵩之效又如後以故科道諸臣寧忍負陛下而不敢忤權臣也夫厥衛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爪葛科道朝廷之耳目皆賊嵩之私人以故嵩之得政愈久而其壞紀綱愈甚壞風俗愈深使天下士大夫庶耻盡喪嵩實為之此其大罪十也嵩有大罪十誰不知之而莫以告陛下誠恐言之而不信則非徒無益而禍且立至也以臣之愚乃敢出其一旦之命言難言之事攻難去之人伏願陛下察臣之言試召二王而密問



焉必有知臣言之不誣矣則何惜一嵩而不以謝天下乎內賊既除外夷自却何則彼見陛下之聖明如此則不戰而氣已奪矣疏上世廟素英毅莫寵如張永嘉然而攻其短者未嘗加大罪也嵩父子懼甚與其黨謀所以自解與傾公者百計無何乃摘指疏未援證二王以為非所當言密誣于上上果為之動下詔獄詰問惟此一語而無為罪法司則致其文以詐傳親王令旨法當絞時刑部尚書何鼐嵩之門生侍郎王學益嵩之姻家

受嵩主使法之合不合固不顧也公在獄數年備嘗楚毒可謂出百死而後生臨刑慷慨誦所絕命詩聞者流涕乃乙卯九月晦也是日地震隆慶中贈太常少卿謚忠愍賜祠于保定額曰精忠二子曰應尾應箕應尾蔭入太學

論曰自太祖革丞相之官永樂中始置內閣以編修等官解縉等七人供事其中雖曰典機務與密議而所供者不過翰林之職事而已終成祖之世內閣之臣官不

過五品豈非不欲變太祖之制而然與二祖可謂遠見足為百世不易之定制矣至洪熙宣德二朝內閣之臣始以舊恩與年勞加陞至師保尚書等官三楊諸公號為一時賢相而不知引嫌固避故變二祖之舊制自三楊始也孝宗朝內閣之臣不過代言六卿執政之臣如劉大夏馬文升諸人皆日召見商大政預密議其時何嘗知權在內閣乎六部乎抑不在內閣不在六部而有旁落下移之處潛持默運之人乎此時皆無之也故下

當以二祖之法自守上當以孝宗之事為法世廟于楊  
忠愍之言雖未即聽然未幾而嚴嵩得罪未必不因忠  
愍之言也

贈光祿少卿沈公

徐渭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奇驚  
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校浙  
士得君文驚絕謂為異人拔舉第一嘉靖辛卯遂舉于  
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憚之卒得詆徙

往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諫竒庚戌冬入  
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掠時先帝倉卒集羣臣議于  
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媵媵不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  
公貞吉厯階抵掌相倡和慷慨論時事嚴時黨執格之  
君遂抗聲詆嚴氏父子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涿以  
西護陵寢遮敵騎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便不  
報無何又上疏直詆嚴氏十罪有詔廷杖君五十削官  
徙保安為布衣以戇竒當是時君懷憤之日久而忠不

信於主上乃削木為宋丞相繪象旦暮射捶之隨事觸  
景為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姦諛懷忠主上也  
當是時邊人苦敵殘掠而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殺人  
如麻順不敢發一矢敵退則削漢級以冒首功上君飛  
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竒構君及  
甲寅敵復寇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轍君飛書益急而  
君在邊久嘗思結客以破敵或散金募土人豪宕者為  
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萬餘人順謂諸

事非放逐臣所宜為可以叛搆君遂與御史巡宣大者  
路指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從中下其事棄君宣  
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其長子襄械抵宣府杖  
繫糜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疏上有詔逮順楷襄得  
免戍時丁巳秋月也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  
閔等說悟向者嚴氏姦罔斬世蕃西市奪嵩官籍其家  
再踰年而先帝崩遺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  
得贈光祿寺少卿蔭子一人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冤

順楷坐死上感君顛為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劍小  
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嘆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  
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然死不  
酷無以表烈忠今天下將缺且折其所擊必巨堅也君  
結髮廬越山至人仕至放居塞垣其特竒行多甚言之  
人無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忠君少時君父翁  
睽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于鄉入京悉要其鄉



人為供具長跽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  
父翁遂感動亟命駕歸翁姬相歡如初跡君所為孝如  
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旁人為  
余道沈大夫盛時車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  
羅所不去者永嘉張尚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  
兩公者卒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為屈原弟子原死玉作  
些招原魂余于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  
直寄所愴詩一篇愧宋玉矣



明文海卷四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二

餘姚黃宗義編

傳十六

忠烈

趙烈士 侯一元

嗚呼野馬滅日月揭江河急砥柱立庶草歇孤松桀百  
鳥匿獨鸚繫天地萬物盡然而况人乎余嘗感慶卿聶  
政之事其始以親故不敢死目攝不足死而不死其既

也七尺之軀若委土馬勇怯之用庶幾乎龍蛇而君子  
吝之以其用死睚眦攻伐之間也如令敵君父之愾除  
宗國之耻即司農之笏常山之舌曷殊焉悲夫處死之  
難也雖然抵鵠之玉惜矣豈比莽大夫明哲長樂老優  
遊瓦全者哉奈何一槩之刺客靡乎歲嘉靖壬子賊連  
倭寇劫海上所至戎士鼠竄公私狼顧莫有死綏膺賊  
者賊徂勝益深遂燒黃巖轉掠不復制樂東鄙水坑趙  
氏者世家也賊以巨艦一夕奄至其聚趙之士女或執

或逃賊既悉輦其貨方整居放兵四劫凡趙氏豪俊素稱驍健者皆走匿喙息草間無敢出氣天不泯趙氏烈士蹶興迺趙君某者聞難則辟其妻子他所已乃大呼持挺出擊連仆數賊顧呼其子弟曰勿走賊易與爾又前更擊遂突入其陣意氣彌厲賊走且僵盡釋係累悉鹵獲道上以餌追者後援不繼一賊出于側縱君以矛傷腋悶絕然賊亦破膽迸逸趙子弟緣君而奮者五人甌盤傳頌相與尾擊乘勝逐賊及舟迺返是日也斬獲

首鹵三賊扶傷而歸死者無筭子女之俘取之賊手課  
義疇勲君為最焉君既輿歸其家猶呼其左右曰賊可  
擊也盍掖我以從賊復起行數百步距躍高岸困頓乃  
還且死家人環而哭之君張目曰勿哭人百年會有一  
死吾今者脫嬰孺於屠剝免女婦于僇辱不贖先世之  
宇不隕家聲吾則有以死矣語卒乃絕君家徒四壁非  
有錢財顧惜也平生言呐呐不出口非賈勇者也又非  
素學問習聞仁義舍生也其敢決輕死蓋天性然不以

借客探丸而以扞宗斯狼臆所謂君子也維時大中丞  
王公聞而賞之曰嗟嗟烈士哉介胄之士有餘忸矣爰  
蒐戎壘用鉞情驕河陽之幟一朝改色於是大將臨戎  
輕舟破浪遂一鼓而破賊人曰大中丞之蔑矣然楚  
國之勇激于式螳大中丞案劍擊節咨嗟乎烈士而海  
賊適潰有以哉固知威天下者鈎戟長鍬不銘于節義  
也或曰往者賊入黃巖宿留其地延及傍邑邨落數十  
百里皆盡向非趙君之死吾邑亦斷左臂矣蓋安平以



畫邑始義江淮以睢陽扞蔽事有鎖而功鉅者孰知君  
之為烈哉嗟乎君則死矣而名不滅彼求活草間者寧  
終不死也更數十載既皆湮滅漸盡與鳥獸草木同腐  
孰與君久長哉趙宗之良某某爰相與伐石表君之烈  
以風後人

同知黃公

侯一譽

嗟夫文冕以蒞治而鋒鋌以折敵猶鷹搏而鳳儀尸祝  
庖人異業也獨奈何鋒鋌不銛而文冕毀鷹搏不疾而

孤鳳奮庖人雍容樽俎而尸祝薦鸞刀勇怯易位名實相反故有大夫牧臣而死封疆嗚呼國家懸爵祿以世武胄者徒虛靡哉執袴之子遇難鼠竄殺賢大夫悲夫悲夫大夫黃公諱釗字某閩之福安人天性仁勇乙卯冬倭寇驟至時公視郡獨計以為難與決戰獨可遮伏要害相機而動日經畧所以備禦旗幟改色賊窺之稍稍遁去或曰胡不疾擊賊曰吾不畏死然事未易與獨銳意練諸部兵丙辰春寇則來藤頭藤頭台州地也公

奉檄之即賊已距險華山負海兵不易入賊不出相持  
月餘賊且困一夕炎風晦涌賊乘風艦海瞬息跳百里  
脫去公旋旆鞅鞅固不自得纔解甲則羽書又先一日  
至責公以討賊會寇又熯至公則督兵疾發其日公母  
李夫人自家遣兄仲來視公即酌酒前訣兄曰大人幸  
無恙而兄善養也無復慮矣泣數行下因仗劍升車去  
不復顧遂與諸將下昆陽踰分水嶺至水北州其地曠  
夷溪淺總諸孔道遂結營傳陳分布上下約曰賊來渡

淺半濟則擊之公既身先士卒露居蓐食與同業作時  
風雨淹旬櫛沐繭足徧行營拊循之四月巳丑賊焚桐  
山光射薄營同事者惛向公為狐鼠耳語公怒讓曰何  
縮胸藉第斷頭如匏積爾明日庚寅賊渡淺半濟諸軍  
爭擊之稍却頃之賊譎出壘石鐵嶺遮營後潛伏迺復  
前渡淺公提刀督疾戰而鼓不起連斫退縮者肩爭前  
擊賊殺數十人已而復起四衝官軍遂潰不復可支同  
事又引公宜速去公復怒把其袖曰吾輩官屬寧效卒

走也兵敗死耳其人奮衣逸去公猶怒目張膽整麾捕賊賊及交下支解公以去一卒間得公澤衣血汗鱗還報見者一郡人無不飲泣大府公歔歔哭之慟馳上書諸當道具列死節狀然賊緣是亦貽愕於是大府公乘城日出兵擊賊復縱敢死士豬突夜劫賊壘賊益怖迺益引兵郡賴無事時武胄諸將擁兵徒陽擊假令與公併力誓死前鬪猶冀有什一二可全而諸將竟坐不併力也豈不悲哉公為人沈毅平時常書揮戈許國之句

忼慨好大節蓋天性也母娠時夢日照懷即寤生少而  
慧舉鄉試載上春官載誦以母老領溫郡同知獄訟立  
折清介弗擾仁保尪羸而豪強又警服庶不取一錢顧  
時時分俸以給士其風流醞藉憐才取友不異儒生及  
論議當事屹然古先民碩人也為文根理道主自得富  
矣得人文字猶手錄曰愛之不舍每恨當仕無暇多讀  
書其謙篤如此沒之日客吊問狀仲泣曰吾弟至孝痛  
吾父而奉母誨常恐墜失迺今死矣吾負弟吾負弟今

求原隰而不得弟首則何以復吾母因大哭客亦哭其  
後返樸水北哀哭忽見父老前指公首埋處果得巾髮  
若平生迺斂以歸年僅四十有九猶子某嗣所著遺稿  
若干卷傳于世前上書既聞其年八月詔贈右叅議錄  
子太學生令有司專祠歲時奉祠事

論曰昔張中丞巡死守睢陽議者以扞蔽江淮有功天  
下公今抗節倭夷既身殞氣奮亦已扞郡折衝今羣盜  
麻沸諸將緣茲而奮乎斯亦天下之功各以守死成勳

偉矣哉及察其砥節馴行稱孝歸仁政業足紀文章可  
述以儒飾吏雖循良所稱曷以加諸或曰公母老夫以  
母故不敢死刺客聶政云爾若敵君父之愾領封疆之  
守以死勤事大聖之徒也然則李夫人亦善誨矣

王正義先生 趙廣生

乙酉夏六月日正義先生沈柳潭而死正義也氏諱易  
名之典具詳陳章侯行實中余與章侯之交先生睚同  
狎於見聞久章侯已識其大著者余獨識其一二瓌者



軼者於此先生服竒而行簡傲醜俗之吝封者若濟之溷  
性解音律讀書列聲伎於帳中選巳卯邀余讀書桐  
風館館環植老桐數十株引枝接葉籠日盡碧雜奏  
絲竹納于其中所畜伶小碧善治具羹以玉糝汁以雲  
腴入其中者疑為洞天日以為常先生之文顧日益竒  
思日益進殆有天授者歟運丁乙酉余盡室山居一日  
入城市訪先生遇諸塗先生曰山中人來耶挈余偕行  
路經余故廬命入坐徵余曰子可何余曰無何也處士

我處先生曰嘻何言之易也吾與若皆聲色場中人久則難持不若一死之得一塊乾淨地也余愕然無以應因出袖中致命篇暨上劉先生書稿擲余曰奈文不佳何余感然曰文以人傳先生曰然仍強我歸而飯我命舊伶三四人攜樂器來供且過于曩時曰聚散復何常耶會劉北生亦來呈藝競歡酒酣先生忽徵同座曰我言死若輩信我否時座中有侃侃矢死者余與北生同聲曰諸君言不敢疑不敢信子言死信十之八先生徵

其故余曰子生平好做不朽文字題目差堪做耳先生  
頷之曰子信我十之八知我十之八矣散去余山中日  
訪事於鬻薪者薪者樂為我言一日走告余曰城中一  
秀才死義矣亟問其姓名莫之辨余曰必王玄趾無疑  
也次日奔哭先生猶未殮生氣射人詢之在事者云漸  
水不滅頂沈沙不顛趾噫先生之安于死如是夫先生  
面鰲嶢長昂藏健走卧起歛忽不恒不能飲好飲少年  
使氣加人天啟時有鄉獍系閹孽勢甚灼先生跳身而

逐諸路鄉獍語人曰某得罪朝廷不得罪于非門非戶之  
秀才傳者資為笑談先生之豪而慙率又如是世之稱  
先生者顧重其死先生惟輕其死故死爾重其死者重  
其死也先生之死死於義余謂其死於豪於慙豪不慙  
已慙不入喘也先生之義成於死余謂其義故豪故慙  
義者有所不屑侏儒則慙遽蔭不解也余故表而出之  
有如此

周志新 韓如璜

周志新南海人大宗嘗呼為周新因改馬洪武己卯舉於鄉筮仕大理寺評事每有疑獄一言而白壬午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人稱為冷面寒鐵公京師或怖小兒輒曰冷面寒鐵公來永樂元年巡案福建奏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相頡頏兩非統屬今都司所轄各衛每府官適門或遇諸途輒怒府官不下馬甚至鞭辱僕隸衛所公務徑行有司理辦稍不從即呵責吏典請自今府衛相見行平禮遇諸途則分道而行所

有分務不許徑行府縣有司官吏毋得凌辱聖節正旦  
冬至在外衛官悉於府治行禮開讀詔書雖邊海衛所  
亦從布政司差人都司毋與上悉從之二年巡案北京  
時制令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免罪就發北京民稀處  
種田監候詳擬往復數月多死獄中新奏請後罪及職  
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犯徒流者悉從北京行部或  
巡案詳允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羈滯之患上不負寬  
恤之恩上諭都察院官曰御史言是也且命北京百姓

有犯應決者許其收贖燕民大悅三年九月擢雲南案  
察使未赴有旨改浙江有寃民淹繫聞喜曰冷面寒鐵  
公來也吾無患矣至即果洗其寃一日視篆忽旋風吹  
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  
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葬其下也寃魂報我矣發之  
得婦人屍人稱為神明一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  
孤行為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  
以故明日求之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

遇也覆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樓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  
遂併治之有訴爭雨傘者甲乙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  
之各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曰我始欲助汝傘價  
之半得非汝利也乙答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于  
是甲就縛正其罪其燭奸類此境中有虎害為文告于  
城隍神須臾格殺之初往浙道上蠅蚋近馬而聚尾之  
見一暴屍惟刻木布印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誌同者  
鞠之乃劫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



驚始知其死于賊也人皆服之其除暴類此會夏秋潦窪田盡沒永樂九年湖州府無徵糧米十七萬二千四百餘石所司一槩催徵民日逃亡奏乞遣官覆驗上即命戶部覆實蠲免嘗巡屬縣徵服觸縣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往迓乃自獄出縣官恐懼伏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邑吏聞風股栗莫敢恣肆錢塘知縣葉宗行號廉能嘗偵之入其居無長物惟笠澤魚腊一束其家所寄也袖少許以出示葉葉益砥礪號錢

塘一葉清後卒于任為文往祭哭之甚哀其旌別淑慝  
類此寮窠一日餽以鵝炙懸于室後有遺者指示之新  
未顯時其妻治女紅以給及同官內燕荆釵布裙以往  
大類田野婦各相慚慙更為澹素當是時周憲使之名  
震天下澤及無告民自不寃雖三尺童子知其美焉初  
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往浙緝事多作威福受  
吏賂新時進須知如京師遇諸涿州捕繫之千戶脫走  
訴于綱綱乃更誣奏新上大怒馳馬達新承綱者榜掠

無完膚既至伏陛前猶抗聲曰案察司行事與在內都  
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  
不憾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  
鬼他日顧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廣東上嘆曰乃  
有此好人邪枉殺之矣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新既不  
祿其妻獨挈遺衣及書數卷歸廣東貧居如洗都御史  
楊信民巡撫時存問其家周以月俸嘗語人周志新當  
代第一人吾黨所未及也新無子景泰初其妻卒于家

浙人在廣東藩臬者皆會葬云

野史臣曰嗚呼新之死于紀綱也可哀也哉持身之廉臨政之明辨冤澤物之仁與夫持風裁臨患難之直而不撓可謂剛且大者語曰直木先伐又曰物忌芳潔其新之謂歟同里彭森傳曰被刑之夕司天奏文星墜上以是悔自後見一人衣紅立日中呵之間為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為陛下治奸臣貪吏言已不見天顏慙然嗚呼豈其然乎豈亦鄭伯有魏元微

之比乎今杭州城隍之神童叟僉目為周新縱不必然而新之聰明正直無間于童叟亦可以徵已先臣黃佐有言劉球毛吉近為奸盜所殺嘗附魂于人及此所聞楊連黃尊素周宗建亦復現形著蠻貞魂耿耿自不同他氣易散豈幻誕哉要之新之清風勁節固不待此而自可傳于不泯也

明文海卷四百二